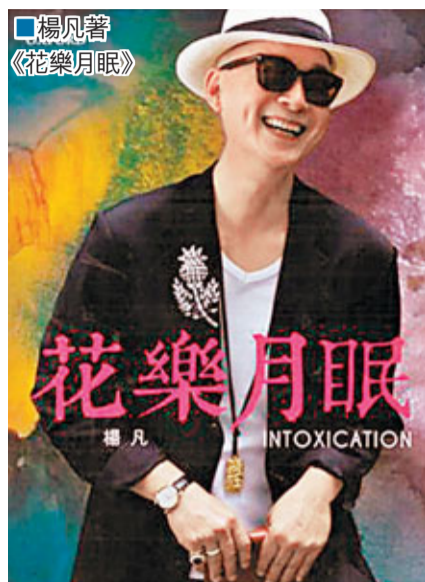


流金歲月戀

楊凡



楊凡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的大版面照片，陸離主編

成長於內地、香港，及台灣三地的楊凡，自幼便立志追尋藝術。其實在人們所熟知的電影導演和攝影家的身份之外，在美術、音樂、舞蹈方面，楊凡都頗有造詣。

《玫瑰的故事》、《流金歲月》、《美少年之戀》、《遊園驚夢》，一個個熟悉的電影片名背後，是楊凡經歷的流金歲月。在去年出版的《楊凡時間》中，「笑舞狂歌五十年，花中行樂月中眠」，留下了再訴人生故事的伏筆，於是今年他帶來的第二部文字作品《花樂月眠》，再一次以獨特的文字勾畫出人生輾轉中精彩的所聞所見。電影內外，圍繞着他所從事的文化藝術，他將所想所感帶給我們。

著名作家董橋曾表示：「《花樂月眠》筆底牽念的畢竟還是江水的嗚咽浮雲的無語。那是生命的戀執也是藝術的難捨，只有楊凡的閱歷和修煉才懂得在笑傲中踐諾，在關鍵裡赴約。」並且讚揚楊凡一手文章勝在一個「奇」字：經歷之奇、處事之奇、鋪排之奇、取捨之奇、感思之奇、吐屬之奇。

張敏儀則說：「只有楊凡能寫楊凡。」

因而今期我們便以筆談的形式，請楊凡為我們親自道出，在紅塵內外遨遊的楊凡對人世間有怎樣的因緣際會、人生體悟和美學追求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楊凡先生提供

問：作為一位橫跨多個媒體的創作人，你與電影及攝影藝術的最初緣分是怎樣的？

楊：我從小就喜歡電影，因為生長在台灣一個物質生活缺乏的年代，電影確是可以滿足許多想像的空間。譬如說生活中缺乏的冰箱、流線型的汽車、穿得乾乾淨淨整齊的衣服、銀幕上男女主角七情六慾的大特寫……年少時要求的就那麼多。當然，還有神奇古怪的吸血鬼屍、刀光劍影的日本武士道、荷里活桃樂絲黛和洛克遜的《枕邊細語》。更加難忘的就是，看似遙遠卻又親切的香港電影，電懣與邵氏：尤敏、林黛、葉楓、林翠、陳厚、張揚與喬宏。喜歡電懣出品因為比較洋蔥味，喜歡邵氏又因為有中國古典味，在沒有DVD的年代，印象最深的是《四千金》與《江山美人》。

那時喜歡電影，又怕看完電影會忘了它的味道，就會把難忘的場面寫下來，也可以說是「影話」的開始吧！那時一切都不進步與豐盛，確實樂在其中。

拍攝電影更是夢想不到的事實，於是退而其次，想個法子拍下照片吧。要知道，五六十年代的台灣，拍照也是一件奢侈品。至於怎樣染上這嗜好？看下《楊凡時間》吧！（一笑）

問：你的電影一向以唯美、靈性的風格獨樹一幟，最初為何會關注女性題材？之後又為何會關注同性戀這樣的邊緣題材？

楊：我一向對「唯美」二字有點抗拒，不過既然大家都這樣認定，也就無所謂了。自己也不敢說對「靈性」有何風格；當知，這兩個字是有很大的壓力。我只知道自己創作的本能是因為有話要說，最好又不要太重複自己，但是這個世界根本就在重複，只不過在不停的重複中找些新的觀點。這個世界就只有科學不能重複，所以創新之下，人與人沒有任何關係都可生兒育女，也可弄至日夜顛倒冬夏不分。

其實我所有的電影都很邊緣，除了《祝福》之外，而這也是自己認為最沒特點的電影，因為出發點是要走大眾路線。回顧《少女日記》在靚妹仔流行的日子，純情就是邊緣；《玫瑰的故事》主題其實是亂倫，《海上花》則是毒品加雙妹怨，《意亂情迷》可算是最早期的「無厘頭」，《新同居時代》老少戀加純情男妓風味

……《妖街皇后》（正名《三畫二郎情》）之後就更加一發不可收拾。

套用張文嘉《海上花》對白：我從來都是「邊緣」，只是不像。

問：《花樂月眠》的出版，對於你個人而言有怎樣意義？這是用文字對過往的自我做一場總結嗎？

楊：我對電影一生熱愛，盡在這兩本書中，也只限於這兩本書。至於對「過往的自我」，那是一場永遠沒有完結的仗，還是需要留些空間。

問：文字也好，設計也好，無論哪一種創作，你都會戀執於「美」的形態。經過這麼多年的閱歷後，你認為甚麼才是「美」？

楊：我很相信「真、善、美」這三個字。為甚麼要把「美」排在「真」與「善」之後，這就是中國人的學問了。沒有「真」與「善」，「美」只是一個空洞的外殼。就算是邪惡的《蛇蠍夜合花》，它也帶出了男主角對愛情的真與善，那就是一種美。

其實我對美的要求並不高，有的時候還很隨便與隨意，但是天份還是有的，只要過得自己眼光，不論出自何處，總還經得起場面。我絕不崇尚名牌，但是確實名牌裡有些經典作品，忽然有點點綴，可能會畫龍點睛。比方說《花樂月眠》的封面，拍照那天傾盆大雨，攝影師Tim Wong問要否改期，我則建議順其自然，晴雨都無所謂，又不是拍廣告，要向老闆交差。整本書的設計也是一樣，圖片文字安排盡量順其自然，所以會有一張報紙登過的Grace Coddington照片做壓軸，這種隨便的作風反而變成自我陶醉的神來之筆。

在我被冠為唯美導演時期，幾乎所有服裝都是向朋友借用，其中最大受害者就是施南生小姐，她對我戲服上的支持，從《少女日記》一直到《桃色》整整二十年，其間拍《遊園驚夢》還遺失了張國榮送她的一件首飾。其他林青霞、張文嘉、夏瑪莉都是受害者。唯一受益者是鍾楚紅，看中我一件黑色夾克，借去穿穿，結果在《秋天的童話》從頭穿到尾，數年後良心發現乾洗送回給我，卻又不知送到哪家救世軍。再說自己本人客串《流金歲月》與《意亂情迷》，穿的竟然是同一件大花夏威夷衫，而這



楊凡與《淚王子》女主角朱流出席莫斯科電影節



楊凡在北京街頭與沈從文合影

件夏威夷衫居然十二年後在《美少年之戀》穿在男主角之一的曾仕賢身上，不是我對那襯衫長情，只是我懶，我馬虎。

你說我被冠以「唯美」二字，冤枉乎？

問：近年的相對沉寂中，你的生活是怎樣？對人生和創作是否有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感悟？

楊：我一直不感覺自己生活沉寂。只不過拍戲的時候，需要許多的交待，也就是宣傳，所以你覺得我多姿彩。其實在開始拍戲之後，除了必要的宣傳，公開場合出現的並不多。如今則更加需要時間空間給自己。告訴你，朋友基本都知道我晚宴不赴，超過六個人的聚會不參加。像施南生「生日快樂」我就沒去，朋友還是一樣好。白雪仙翻拍晉肆大壽當然報名，那是晚輩的敬意。今年我六十五，很多事可隨緣，是種福份。

問：讀你的文字，會感到一種婉約又帶點憂傷的懷舊，那麼你如何看待如今的電影創作環境？

楊：不知是對電影的要求更多，還是和時代更加脫節，很多當今的電影實在看不下去。但是又真怕是和時代脫了節，終於買張戲票去看個究竟。很多時候看不到劇終二字便已離場。但是也有真正好的，令我感動的，最近就看了《蝙蝠俠》與《生命最後的八日》。至於現今的港產片，格局愈來愈小（內容），合拍片則大不可當（製作），吾等導演被淘汰的時候到了。

問：如今業餘時間，你主要會看哪種類型的書與電影？興趣和口味跟過去有何不同？

楊：我閱讀能力很慢，因為喜歡品嘗文字中的韻味。過往一本《長恨歌》要花上一個月，但是裡面許多畫面至今還在腦海。書展一口氣買了十來本董橋作品，如今可以慢慢品嘗。原來他寫了那麼多，足夠看上一兩年！我覺得看他的

文章，得到許多你前面所提到「靈性」上的昇華，筆鋒簡而有力，既能在生活中尋趣味，又能在文化上開眼界，得益匪淺。

直到今天，我還是不斷地往電影院跑，每個星期兩三套。最好不看DVD，還是喜歡大銀幕的感覺。可惜現在香港的大銀幕都縮水，曼谷的戲院才是靚色之都。

問：在西方的生活經歷，對於你的生活和創作有怎樣的啟發和影響呢？

楊：我的一生都在尋求一種思想上的解放，即使沒有在西方生活五年，在香港和台灣也一樣會尋找解放的方式，只不過在西方的五年確實給我不少寶貴的經驗。至於你想追問那五年有沒有行為的解放，告訴你不如你去想像。我就是這樣矛盾的人，有矛盾才有啟發與創作。

問：對自己過去的創作，最滿意或者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階段呢？

楊：在攝影方面，我最珍惜自我放逐到中國西藏拍攝《少年遊》及《西藏行》那兩年。至於拍電影的階段，享受過每個酸甜苦辣鹹。最記得自己寫過的對白：《玫瑰的故事》張曼玉對周潤發說：人是會變的……《流金歲月》鍾楚紅道：我像一隻鳥，飛來飛去從未停止……《海上花》張艾嘉笑語：我一直是妓女，只是不像……《遊園驚夢》中王祖賢、吳彥祖聽雨呢喃：我沉醉在翠花的鴉片香……《美少年之戀》林青霞旁白：這晚他睡得很好，因為他知道自己被愛過……《桃色》松坂慶子唱道：人老了，就更加需要愛……還有《淚王子》中更多更被忽略的……

當下自然會說：《楊凡時間》與《花樂月眠》是我的最愛。

2012年8月12日 楊凡筆談於巴黎

為蝴蝶作嫁衣裳

蝴蝶很美，尤其是在吳雲眼中。他在中國開了第一個蝴蝶花園（昆明世博蝴蝶園）、第一個蝴蝶博物館（昆明美蝴蝶博物館），是享負盛名、經驗豐富的蝴蝶繁殖及鑑賞專家，也是目前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將培育的蝴蝶出口外地的人。到底蝴蝶有甚麼吸引力？

蝴蝶有一種莫名的魅力，對稱的紋路、色彩斑駁，很夢幻，很有美感。

「蝴蝶是大自然的舞者。」吳雲這樣形容，翩翩的優美姿態，確實讓他墮進蝴蝶的夢幻世界中，二十多年前從醫生轉為全職的蝴蝶研究者，每天與蝶共

舞。當初搞蝴蝶研究的時候，他從美學出發，嘗試從藝術的角度剖析蝴蝶，卻被教授批評他亂搞學術，而他也親身體驗到研究蝴蝶、培育蝴蝶是多麼困難的工作。

「活的東西很難做。」中國養蠶有五千年歷史，而養蝶卻只有短短三十年，同是益蟲，蝴蝶的功能性確實比不上蠶，但如果論美感的話，其表現力與吸引力卻毫不遜色。

目前留駐澳門美高梅酒店蝴蝶館的



蝴蝶也是環境污染的一個指標，蝴蝶多的地方代表污染少。

吳雲博士對蝴蝶很有研究。

他，為了保持館內蝴蝶的數量，每天收集從外國農場寄來的蝴蝶蛹，將之羽化。他在澳門已經培育了超過130個種類

的蝴蝶，甚至成功羽化出雌雄同體有尾梁山伯鳳蝶。據說，雌雄同體有尾梁山伯鳳蝶的出生率是六百萬分之一，而這個名字也是吳雲在二十年前命名的。所謂雌雄同體便是蝴蝶兩邊翅膀的紋路不同，集雌雄蝶花紋特點於一身，相同個案要追溯到上

世紀70年代，極為罕見。或許這就是他愛蝴蝶的原因，有無限的可能性。蝴蝶品種多，每一個品種都

衍生出不同的美。甚麼夢幻夜光蝶、斑馬蝶、四尾褐鳳蝶、金斑喙鳳蝶，每一隻都美得難以形容，難怪他流連其中，甘願為蝴蝶作嫁衣裳。

他說美的東西都是曇花一現，蝴蝶也不例外。蝴蝶的生命力太短了，壽命只有7至10天。於是他取蝶之翅，將不同花紋的翅膀拼湊成一幅幅精緻、有生命力的畫，提升蝴蝶的價值。漫天蝶影，畫化成一抹色彩。

蝴蝶，是大自然活的藝術，而吳雲將之變得實在、易於親近。

文、圖：Christy